

## 中國耽美(BL)小說中的 情慾書寫與性／別政治\*

徐艷蕊\*\*、楊玲\*\*\*

Erotic Desires and Gender/Sexuality Politics in  
Chinese Boys' Love (BL) Fiction  
by Yan-Rui XU, YANG Ling

關鍵詞：耽美、情慾、性幻想、性暴力、性／別政治、中國

Keywords: Boys' Love, erotic desire, sexual fantasy, sexual violence, gender/sexuality politics, China

收稿日期：2014年1月23日；通過日期：2015年1月16日

Received: January 23, 2014; in revised form: January 16, 2015

\* 本研究獲得住友財團2012年度日本關聯研究專案(申請號：128017)的資助，特此表示感謝。本文初稿曾在2014年台灣文化研究學會年會上宣讀，感謝丁乃非、黃雯倩、劉素勛、曾秀萍、黃儀冠等與會者對初稿的鼓勵和建議。並且特別感謝兩位匿名審稿人對此論文提出的寶貴意見。最後感謝郭晶博士對論文初稿的閱讀與修改和張志培博士對論文修改稿的審校。

\*\* 服務單位：浙江大學寧波理工學院傳媒與設計學院  
通訊地址：315000 中華人民共和國浙江省寧波市鄞州區錢湖南路1號  
E-mail: zhenshui2012@gmail.com

\*\*\* 服務單位：廈門大學中文系  
通訊地址：361006 中華人民共和國福建省廈門市思明區思明南路422號  
E-mail: lyang7273@126.com

## 摘要

耽美小說是一種主要由女性書寫、閱讀的男男同性情愛故事。本文檢視了耽美小說的情慾書寫和快感機制，嘗試在具體的社會文化脈絡下理解耽美小說中的性幻想、性暴力和性政治。文章首先分析了耽美小說中種類繁多的男性身體表徵，指出女性主動創造投射其慾望的男色形象，並在女性社群中廣泛分享的行為，在華人社會中是史無前例的。同時，耽美小說還提供了更加多樣化的、禁忌性更強的情慾模式，每一種情慾模式都隱含著獨特的性政治議題。本文特別探討了耽美小說中普遍存在的強姦情節，以及這種情節如何為女性提供了想像性的解決制度性暴力的方法。由於擺脫了異性戀體制中男主女從的固定程式，耽美不僅能以一種更為自由的態度處理親密關係中的角色扮演、權力分配和快感生成，還能夠為性／政治方面的禁忌性話題提供更多的探索空間。

## Abstract

Boys' Love (BL) fiction is a genre of male-male love stories mostly written by and for women.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portrayal of erotic desires and the mechanism of pleasure in BL fiction in an attempt to understand the sexual fantasy, violence, and politics of BL within the concrete sociocultural context of Mainland China. The paper first analyzes various types of the male body represented in BL. For the first time in Chinese society, women have actively created sexualized male images according to their own desires and circulated them widely in female community. Meanwhile, BL fiction has offered more diverse and transgressive modes of sexuality, each of which has unique implications for gender/sexuality politics. The paper particularly investigates how BL fiction uses rape, a common plot device, to offer women imaginary solutions to institutional violence. Freed from the heterosexual regime that legitimizes male dominance over women, BL not only fosters a more liberal attitude towards issues of role-playing, power distribution, and the production

of pleasure in intimate relationships but opens up more space for exploration of taboo subjects concerning sex and politics.

耽美(Boys' Love, 簡稱「BL」)是一種主要由女性書寫、供女性閱讀的男男同性情愛故事。<sup>1</sup>這種源自日本的文化樣式,現已在東亞和世界範圍內廣為流行。20世紀90年代,受日本耽美動漫、小說以及台灣耽美小說的影響,中國大陸的耽美創作群體逐漸孕育成型。耽美作者最初聚集在小眾的耽美網站從事自由創作和免費分享。作品以小說為主,也包括漫畫、廣播劇、原創音樂和同人視頻短片。2007年左右,耽美小說的商業創作機制發育成熟,盈利性的商業寫作逐漸被讀者所熟悉和接納。隨後,在耽美小說的帶動下,耽美漫畫的商業化機制也開始萌芽。在大陸,女性耽美愛好者通常被稱為「同人女」或「腐女」。雖然無法確切統計這些腐女的人數,但從耽美小說網站和耽美論壇的註冊用戶數量來看,這個群體的基數十分可觀,<sup>2</sup>年齡層跨度也相當大。<sup>3</sup>

耽美作品的創作和傳播,不僅培育了為數眾多的耽美作者和讀者,也培育出了耽美粉絲獨特的欣賞趣味與性政治立場。這種性政治立場在耽美小說的愛欲想像中,展現得最為充分。這其中有兩個原因。一是耽美小說的創作成本比較低,只要具備一定的文字能力就可

- 1 有研究(蘇威 2009)指出,耽美社群中有10%的愛好者為男性,其中大多為男同性戀者。筆者2014年訪談的兩位男同性戀耽美愛好者則認為,目前中國耽美讀者中的男性讀者已經佔到了30%。本文僅從女性讀/作者的角度討論耽美小說中的情慾書寫。
- 2 中國當下人氣最高的耽美小說網站是晉江文學城(簡稱「晉江」)。該網站的日登錄固定用戶為220萬人。百度貼吧是一個免費的中文線上社區,彙聚了一些知名的耽美粉絲論壇。截止2014年1月19日,「百度腐女吧」有82萬註冊用戶,「百度bl吧」有40萬註冊用戶。
- 3 百度各類耽美貼吧中活躍的腐女一般年齡層偏低,以「00後」(2000年以後出生的人)和「90後」(1990年以後出生的人)居多。晉江和露西弗俱樂部(大陸最早的耽美網站)的成員中則有不少「70後」、「80後」腐女。她們中的一些人是伴隨大陸原創耽美成長起來的,可說是耽美圈的中堅力量。在晉江的網友討論區,還有一些貼子討論到母女同為腐女的現象。在網友提到的個案中,女兒的年齡在18-35歲之間,母親的年齡則在45-65歲之間。見「我該怎麼面對你」的網帖〈母上!你隱藏的太深了!腐這個東西沒有年齡界限〉。

airiti

以上網發文，而漫畫、廣播劇和視頻短片則需要更多、更複雜的技術投入。二是耽美網站一直處於被監控和自我監控的狀態，文字寫作比圖像呈現更容易規避網路審查。

由於社會語境的限制，中國大陸的研究者通常只能從純情和唯美的角度來闡釋耽美，認為耽美表達了女性對於平等和純粹愛情的嚮往。耽美中雖然有「攻」（主動方，相當於男同性戀關係中的「壹號」）、「受」（被動方，相當於男同性戀關係中的「零號」）角色的劃分，但兩個男主人公之間的關係還是比異性戀中的男女關係更加平等（阮瑤娜 2008；鄭丹丹、吳迪 2009；鄭雪梅 2010；宋佳、王名揚 2011；黃鵬麗 2011；張冰 2012）。海外的研究者（Nagaike 2000; McLelland 2006; Pagliassotti 2010; Stanley 2010；洪健瑛 2011）則不僅肯定了耽美中的平等訴求，還注意到耽美為女性情慾和性幻想的表達所提供的新的可能性。有學者甚至將耽美定義為針對女性讀者（女性向）的色情（Nagaike 2003）。

本文主要採用文本分析的方法來檢視耽美小說的情慾書寫和快感機制。我們關注的問題是：耽美小說是如何呈現男性身體和男男性愛的？這種書寫方式與中國古代的同性戀書寫有何不同？與精英女性作家對身體與性的描述有何不同？與異性戀言情小說的情色幻想有什麼樣的差異？如何在具體的政治文化脈絡下，理解耽美小說中的性幻想、性暴力和性政治？本文認為，耽美對性角色、性行為和性關係作出了多元呈現，顯示了一種強烈的反撥和突破異性戀性關係模式的衝動，以及重構性／愛中的權力關係的努力。受Kipnis（2008: 42-56）為色情所做的辯護的啟發，我們認為耽美也是一種蘊含了豐富的性政治意涵的色情，它為女性讀者生產出了不同於傳統言情小說和男性向情色小說的關係、快感和慾望，系統地打破了關於情慾的各種社會限制，並為禁忌性的議題提供了表達和協商的空間。對於女性是否「有可能進入並改造情慾場域的權力邏輯？」、「可不可能有女／性能動力？」

(何春蕤 2008: 243)這些女性主義者長期爭執不休的問題，耽美無疑也給出了一個極富創造性的回答。

## 一、男色：耽美小說中的男性身體表徵

耽美作品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出現了大量包含女性情慾的對男性身體的想像。這種創造投射女性慾望的男色形象，並在女性社群中廣泛分享的行為，在華人社會中是史無前例的。中國古代典籍中並不缺乏對男性身體的描述。這種男性身體，可以是道家房中術中聚精練氣的身體，山水遊記裡曠達超邁的身體，或是艷情小說中縱慾享樂的身體。但無論是房中術、還是艷情小說，都更「傾向於描繪處於高潮前、高潮中、高潮後的女人」，較少將男性作為性描寫的對象。即使小說中有對男性性高潮的描寫，也不過就是「一泄如注」四個字(馬克夢 2001: 42)。唐代的《天地陰陽交歡大樂賦》就是一個從男性視角來描繪交合過程中的女性身體的典型，並為後世色情小說的性描寫奠定了模版(康正果 1998: 35)。即便有《宜春香質》、《弁而釵》、《品花寶鑒》等記述斷袖分桃之戀的小說將男色作為描摹歌詠的對象，故事的作者和故事的文本結構所召喚的潛在讀者依然是男性。

雖然，歷史上偶爾也留下女性作者的遺響，但在儒家倫理的框架下，這些女性作者大多沉湎於細膩的生活情致，不敢將寫作的激情與對男色的欲求掛鉤。明末清初江南地區才女所寫的評彈故事，可以說是稍稍顯露出了一些不同特質。在才女文化的庇護下，評彈故事的作者們表達了強烈的參與社會、分享權力的衝動。她們讓自己筆下的女主角穿上男裝、出門遊歷，而後金榜題名、為官作宰，似乎完全忘記了小腳根本無法忍受長途跋涉的艱辛，也全然不顧科舉考試入場之前需要脫衣審查的事實。<sup>4</sup>女扮男裝使得女主人公多了許多與各種類型的

4 女扮男裝、建功立業是明末清初才女彈詞故事非常受歡迎的情節。陳端生(1982)的

airiti

男子接觸的機會，讓她們有了討論、品評男性儀表的勇氣和眼光。但即便如此，才女們對男子的品評範圍也是十分有限，更不敢公然涉及愛欲情色。

實際上，以帶有情慾意味的視角描摹男性身體，直到90年代所謂「私人寫作」、「身體寫作」興起時，也仍然是一塊禁地。90年代以陳染、林白為代表的「私人寫作」，以及以衛慧、棉棉為代表的「身體寫作」，據說觸動了千百年來女性作者不敢觸及的情慾話題，因此曾在學界和媒體中引起了不少爭議。支持者認為這些女性作者動搖了男性對寫作和性的霸權（這兩者在很多時候被認為有一種微妙的關係），展現了女性的慾望之軀和寫作衝動；而反對者則認為她們對「慾女」的描述恰恰迎合了慣於消費女體的男性中心主義的閱讀趣味。當時的辯論雙方，都已經敏感地察覺到他們身處的兩難境地：對於女性身體和慾望的展露，無論是鼓勵還是以道德潔癖加以遏制，似乎都會讓女性寫作捉襟見肘、難以為繼。在經過90年代的一度熱鬧之後，無論是「私人寫作」、還是「身體寫作」都很快消歇了下去。<sup>5</sup>

但就在「身體寫作」偃旗息鼓之時，網路上開始出現了一大批以寫作為樂的年輕女性。她們很少從創作理論的角度去考慮自己所寫的東西究竟是否符合「性政治正確」的原則，而是以一種肆無忌憚的熱情描寫一切女性，尤其是年輕女性熱愛的話題。耽美創作圈就是其中最具有活力的一個社群。<sup>6</sup>與總是試圖獲得男性主宰的精英文化圈認可的「私人寫作」和「身體寫作」相比，以網路為平台、以自由表達和社群分享為基本理念的耽美作者絲毫不在乎主流文壇和正統文化的看法，她們

---

《再生緣》、邱心如(1984)的《筆生花》等作品都有類似橋段。

5 儘管如此，學界的相關討論依然綿延不絕。參見徐豔蕊(2008)《當代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二十年》的第五章「作為女性寫作的私人／身體寫作」。該章為這一話題的討論提供了一個階段性的總結和反思。

6 除了耽美，其他帶有性／別實驗性質的網路女性文類還有「女尊」、「百合」(Girls' Love，簡稱「GL」)、「變身」等等。

只是想最大限度地寫出能夠愉悅自己和同好的作品。

最能夠引發年輕耽美愛好者興趣的，莫過於美少年的身體。對雌雄莫辯的美少年的喜愛，源自日本耽美漫畫對中國讀者的影響。日本耽美漫畫最早是從1970年代的少女漫畫中衍生出來的，內容多描寫發生在纖細美少年身上的既唯美又悲傷的戀情。上世紀90年代末和2000年初，中國耽美創作群體剛剛發展起來的時候，比較多地繼承了日本耽美漫畫對美少年的喜愛。很多耽美小說中的受君都是兼具男女兩性氣質的美麗少年，甚至有些小說中的受君纖弱勝過少女，因此被戲稱為「平胸受」。<sup>7</sup>

目前在大陸耽美圈影響力最為持久的原創作者風弄，就對美少年的形象情有獨鍾。強有力的青年對美少年的強制之愛是她最為喜愛的配對模式。風弄出道時的作品《血夜》，以及之後讓她迅速在耽美圈中贏得更多聲望，並成為專職耽美作者的穿越小說《鳳于九天》、古風小說《奴才》、《主子》和《太子》，都屬於這種模式。《血夜》寫於2001年，先在台灣的耽美網站發布，後來又全文發布於大陸一度最著名的耽美論壇—露西弗俱樂部。《血夜》的人物設定和故事風格都帶有日本漫畫的特色。主角夜尋是小日族王子，俊美無儔且又極度魅惑。夜尋被帝朗司帝國的將軍夏爾俘獲並獻給國王封旗。封旗先是用殘忍的手段把夜尋當作性奴一般玩弄，隨後却不知不覺地愛上了這個倔強不屈的少年。而夜尋則在逃脫了封旗的囚禁之後，成為一個統領一方勢力的將領與封旗對抗。封旗後來開始學習用平等的態度對待夜尋，並最終贏得了少年的愛。在這個故事的開頭，夜尋的美麗就讓所有看到他的人震驚：

箱裡，如夏爾所料，靜靜的躺著一個男孩。

但是，是這樣的男孩啊！

7 「平胸受」指受的氣質非常女性化，如同一個平胸的美女。



驚心動魄的美！

優雅的身軀起伏在薄薄的絲綢被下。

連天神也無法勾勒出的完美臉龐，突顯出直挺著透出驕傲的鼻子；而鮮艷的嘴唇，象在邀請溫柔的淺嘗，令人忍不住嚮往從這裏吐露出愛語的迷人模樣，那一定是世界上最動人的話語。

他靜靜躺在那裏，宛如沉睡了千年的仙子。

夏爾不自主地用微微顫抖的手輕輕滑過那覆蓋著這無價珍寶的絲被，久久不能從震撼中回復。

神啊！你用這個少年來彰顯你的存在嗎？

還是——他就是你的化身？(<http://www.lucifer-club.com/novel-72015.html>)

在《血夜》裏，無論是夜尋、封旗還是夏爾，都是既帶有幾分西式風格，又有著東方人特質的架空人物。比如，夜尋雖然有著黑色的頭髮和眼眸，卻四肢修長，膚色白晰，眼睛在極度痛苦或歡愉的時候還會變成魅惑的紫色。而另一個主要人物夏爾，雖然有著一頭銀髮，卻生著細長鳳眼。這種讓人物兼具東西方之美的格調，正是日本漫畫慣用的塑造人物的技法。

雖然耽美小說在描寫美少年時，會使用許多以往只用於描繪女性身體的詞彙，如「細膩光潔如象牙般的皮膚」、「長長的捲翹的睫毛」、「小鹿般筆直修長的雙腿」等等，但美少年的男性特徵仍然不會被忽略。比如，善於以優美靈動的筆觸描寫人物的耽美作者左旋右旋一陣亂旋，<sup>8</sup>就曾經在她的古風小說《煙籠寒水》(2008)中從攻君的視角描寫美到極致的受君在陷入凌虐之戀時的狂亂：

8 左旋右旋一陣亂旋已經從晉江和鮮網的專欄撤文，現在只能在一些轉載網站或者txt下載網站看到她的小說。不過她的大部分小說已經由台灣桃源出版社出版。本文的引文來自「腐書庫」。

而姬酈池的手腕細弱如女子，腰緊窄得似乎還不及他兩手一握，而且今天的姬酈池似乎格外地興奮，隨著燕棣的律動，身體劇烈地顫動，胯下的東西也漲得格外地大，大到與那瘦弱的少年的身體不相符的地步，燕棣伸指彈去，卻見那紫褐色的肢體猛地向上抬起，跟著便噴出一股濃濁的精水，姬酈池的頭跟著死命地往後一仰，雙腿驀地收緊，燕棣深吸了一口氣，眼盯著那雪白的脖頸仰出的妖異曲線，勉強抑制住沒有泄出來，只覺得姬酈池的穴內猶如澆了一勺滾油，燙得他幾乎要呼出聲來。（<http://www.fubooks.com/wanjie/2008-11-24/4239.html>）

作為受君的姬酈池是一個被篡權的大將軍燕棣逼迫得裝瘋的皇帝。他後來憑藉智慧和堅韌奪回皇位，成為一代中興之主。姬酈池和戀人兼對手的燕棣最後也在共同抵抗蠻族入侵的戰鬥中和解。無論從身體上還是性格上，姬酈池都是一個融合了兩性特質的人物：纖細美麗如鮮花一般的容貌和身體，卻有著壯碩可觀的性器；他既能夠雌伏於燕棣、處處示弱，也能夠在收回皇權後勵精圖治、成為中興之主，並在外敵入侵時馳馬疆場、身先士卒。

夜尋、姬酈池等美麗的受君，以一種新的圖示闡釋了情慾和權力的關係。中國自古就有書寫男男同性之愛的傳統，並在漢魏六朝和明清兩季達到了高峰。然而，正如施曄（2008）所言：

中國古代同性戀者間存在著固定、鮮明的權力構架，年長、富有、權高者充當主動方，反之則為被動方，絕少角色互換的例子。中國的男風組合大多是異性戀組合的戲擬，是一種「亞異性戀」，是男尊女卑現象在男人內部的複製，……性特權不僅存在於男性對女性中，還存在於霸權男性對雌化了的男性中。（頁608）

與傳統的男性創作的男風文學相比，女性創作的耽美作品更為徹底地打破了主導一服從的異性戀模式的禁錮。耽美小說中的受君不僅有資本反抗攻君為了控制他們的人身和思想自由而施加在他們身上的象徵性閹割，而且最後總是能夠獲得勝利。

反觀與耽美小說同時代產生的異性戀言情故事，其中的女主人公仍然不得不通過依附一個有權力的男人來獲得權力。比如，2011至2012年間熱播的、改編自網路小說的電視劇《步步驚心》和《甄嬛傳》中的女主人公，就必須把自己偽裝成毫無野心的純情少女，才能獲得皇帝這個塵世間最有權力的男人的「憐愛」，才能分享他的權力。因為當今的主流社會依然認定：一個強硬的、充滿情慾和野心的女人，是不可能吸引到男人的，這樣的女性也無法獲得個人幸福。當《步步驚心》中的若曦試圖用自己的影響力改變皇帝「四爺」的決策時，她步步受挫，憔悴致死；當《甄嬛傳》裏的甄嬛成為帝國最有權勢的女人時，她面臨的是後半生的孤寂。

雖然耽美作品特別鍾情於美少年，但也不乏對其他男色類型的喜愛。充滿男子氣概的英俊青年和成熟男性的身體，在耽美作品中也有著全方位的呈現。比如，晉江最受歡迎的耽美作者之一、善於寫民國題材的尼羅，就在她2010年大熱的作品《義父》中塑造了兩個身材挺拔、強健有力的攻君和受君。攻君金小豐，更是一個雄健如金剛的男人：

一場雲雨過後，兩人一同洗澡上床。金小豐赤條條的躺在陸雪征身邊，麥色皮膚反射了燈光，胸腹之間還凝結著晶瑩水珠。……金小豐五大三粗皮糙肉厚，年輕的時候和同齡人相比，宛如狗熊或者蠻牛，著實是談不上一絲一毫俊秀；可是活到如今三四十歲，同齡人的細皮嫩肉大多都已見老，金小豐却是不受歲月影響，依舊是那個虎背熊腰的獷悍模樣，而且雖然一身腱子肉，可是面孔偏瘦，輪廓

分明。(http://www.jjwxc.net/onebook.php?novelid=650523)

在異性戀浪漫故事(如Harlequin小說)中,身材高大、體格雄健的男性人物,往往會被塑造成手握權柄、對女性目標主動出擊的角色。但在耽美小說中,強健的男子,無論攻受,對於和他具有同等性別的愛侶而言,都不構成致命威脅。《義父》中的金小豐,雖然健碩異於常人,但他的伴侶陸雪征,既是天津衛的黑道大佬、業界最有聲望的殺手,也是從小教養他長大的「義父」。因此,無論從體魄到氣勢,金小豐都不佔絕對優勢。這種勢均力敵的關係,斬斷了強健男體與強制性父權之間的同構關係,招滅了強健男體在面對預設中的柔弱女體時所含有的施虐意味。

耽美小說不僅塑造了各種不同類型的男性軀體,還提供了許多關於男性身體的細節描寫。除了面容和體格之外,鎖骨、乳頭、陽具和後庭,也是經常被描繪的對象。男性從勃起起到射精的種種細節,也會通過各種不同的文字風格獲得再現。雖然這些細部描寫會因觸犯網路「敏感詞」而遭到鎖閉,但作者通常會想盡辦法繞過審查寫出自己想要的場景。比如,用「玉莖」、「腫脹」、「丁丁」、「JJ」等等一套固定的暗語來指代男性生殖器。

耽美作者不僅會從欣賞、品評的視角對男性軀體進行描述,有時還會用詼諧的筆觸表達對男性身體的調侃、甚至嘲諷。比如,紹興十一2012年首發於晉江的《位面大法官》,寫地球青年賈勉通過考核,獲得了與宇宙其他物種交流的位面裝置,成為「位面」大法官。<sup>9</sup>他由此成為位面論壇上的紅人,有生物上傳了經過藝術加工的賈勉裸照:「上身長了一排的咪咪[乳房],下身長了兩排JJ[陰莖],臉和匕破邊的龍族的臉差不多,腦袋上還有三根呆毛」。這張怪誕的裸照使賈勉成為無數蟲

9 「位面」指的是假設在一個多元宇宙中,存在著不同的宇宙空間,每個宇宙空間依存於一個獨特的位面,有獨特的自然法則和不同的智慧生命。

族、龍族生物的夢中情人。

河粉炒靈芝 2012年首發於晉江的《穿越重生之男男生子科》也是一篇帶有戲謔性質的耽美文。<sup>10</sup>小說講述了一名現代婦科醫生賀赫赫穿越到一個男男、女女能夠相戀生子，異性戀卻大逆不道的古代世界的故事。穿越後，賀赫赫作為大學士之子參加宮廷宴會，見識了讓他眼界大開的一幕：

下轎的時候，眼前是紅紅綠綠的帷帳，掀開帷帳，便見到一群好漢在跳甩屌舞，嚇了賀赫赫好一大跳。……皇上目光也從賀赫赫身上抽走，雙眼發光地盯著一眾舞者。賀赫赫也不免有些好奇，一回頭，果然是高潮來了！在最後一聲鼓點落下時，那十二名甩屌壯士一齊射了出來，成一道拋物綫，濁白閃光的精液射到了每個壯士身前擺著的銀瓶裏頭。真是好準頭！他們可以用屌來投籃了！（<http://www.jjwxc.net/onebook.php?novelid=1458041>）

這個極富視覺衝擊力的「甩屌」舞，既是對女子情色舞蹈「甩奶舞」的反諷，也是對裸露的男性身體的調侃。赤裸的男性身體，尤其是男性生殖器的暴露（如露陽癖），一直被視為對女性的示威或侵犯。但在這個耽美故事裏，這種裸露卻獲得了一種無害的喜劇效果。這種遊戲性的態度，不僅解構了男性身體的權威，同時也化解了父權制所鼓勵的女性對男性身體的膜拜和恐懼。有趣的是，在日本BL漫畫的前身，*yaoi*漫畫裏，也有大量對男性自體性慾（auto-eroticism）的嘲諷。女性作者將男性的生理反應描繪為巴普洛夫的狗一般低級，以此來報復父權制社會對女性身體的貶低和歧視（Suzuki 1998: 254）。

儘管耽美小說所刻畫的年輕、俊美的男性身體尚未對主流社會的

10 該小說後更名為《重生之男男生包子科》。「包子」是對嬰兒的暱稱。

審美規範形成足夠的冒犯或挑戰，但男性從觀看主體到觀看客體的位移依然蘊含了多重的性政治意味。對充滿情慾色彩的男性身體的想像和消費，不僅是女性慾望的釋放，也是對男性權威的消解。男性身體不再是令人恐懼、憧憬、只能被動承受的東西，而是可以被接近、品鑒、把玩、挑逗甚至凌虐。換言之，耽美作品中男男關係的預設，為女性觀賞者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打量和想像男性軀體的視角。而異性戀浪漫關係，無論在精英文學還是通俗小說中，無論對情慾的描寫多麼大膽，迄今為止，仍然不能提供與這種閱讀經驗相匹敵的樂趣。

## 二、冒犯的快感：耽美小說的情慾模式

耽美作品中的攻受劃分有一個簡單明了的標準，就是肛交中的插入方是攻，接受方是受。儘管有些清水文<sup>11</sup>沒有用明晰的文字描述肛交行為，但大多數耽美作品都暗含著對這一行為的預設。然而在現實生活中，肛交並不是男男性行為中最常採用的方式，口交和相互手淫更為常見(Crooks & Baur 2011: 243；李銀河 2002：182)。另外，即便在有肛交偏好的同志伴侶中，對壹、零角色的劃分也不是那麼絕對，而是有著更加複雜、更具彈性的角色扮演規則。

相比之下，耽美作品對攻受角色的劃分以及插入行為的執著就帶有明顯的異性戀色彩。在插入行為發生之前，通常有作為調情存在的撫摸、相互手淫、口交等行為，但這些行為在親密關係中往往不具有決定性意義。而攻受第一次發生插入關係，則如男女的初夜一樣，具有一種締結親密關係的儀式性意義。儘管如此，耽美的色情想像仍然有其獨特的品質，並非某些BL研究者(楊若慈 2012：121-122)所說的只是「對異性戀情慾模式的召喚」或復制。與男性向色情小說對女性

11 「清水文」指的是在行文中沒有或極少出現直白的性描寫的網路小說，尤其是耽美小說。

身體和性的消費不同，耽美色情提供的是對男性的身體和性的消費；與女性向言情小說中的色情想像相比，耽美的色情想像尺度更大，禁忌性話題出現的頻率更高、更為多樣。強姦、虐戀、亂倫、NP、異裝、戀物、冰戀、人獸交等異性戀故事中較少出現的場景都在耽美小說中屢見不鮮。本文將在第四部分對強姦情節進行詳細的分析。這裏僅討論虐戀、亂倫和NP。

虐戀是耽美小說中較為常見的主題。網絡言情小說中也有虐戀這一故事類型，但其中所涉及的肉體傷害程度要比耽美輕微許多。耽美小說中的虐戀分「虐心」和「虐身」兩種。虐心文一般情節悲慘，攻和受往往會因為某些不可抗拒的原因生離或死別。虐身文則往往包含有較多性虐成分，色情尺度比較大。在虐身文當中，受虐的一般是受。雖然也有所謂的「虐攻文」存在，但「虐攻」一般是指情感上的挫折或痛苦，很少涉及身體上的SM情節。尤其是虐文當中的調教文，專指攻君用特定的器具和行為準則訓練受君，使其能更好地服從攻君並被其享用。調教者試圖通過輕微傷害所帶來的痛感，刺激更強烈快感的產生。調教器具一般包括乳環、陰莖環、假陽具、皮鞭和繩索，通常針對的是生殖器和其他的情慾敏感區。

值得注意的是，在調教文中，被調教的不一定是少年弱受，也有可能是極具男子氣概的成年男子。在耽美自由創作論壇「長佩」，就有一篇金庸武俠小說《天龍八部》的高H同人文《天龍亂》(袖子 2011)，寫「南慕容北喬峰」中的慕容復，被西夏王爺李顯道調教成性奴送給喬峰：

慕容又是一顫，他咬唇，終於開口：「大王若嫌棄奴兒，恐怕奴兒要受主子責罰，請……請大王垂憐。」他手腕上兀自套著鎖鏈，抬雙手捏住自己RT[乳頭]，男人的乳頭本細小，輕易把捏不住，穿上了金環却自然漲大了一些，片刻，就挺立成了兩顆晶瑩圓潤的

肉珠子，慕容呼吸急促，那金環金鏈隨著呼吸顫巍閃爍更增艷麗。……

「好個李顯道，你竟是甘心被他如此褻玩！」蕭峰沒來由怒火上沖，激發了蠻性，他一腳踢翻了慕容，慕容不敢掙扎，武功全失，也無力躲避，感覺那人粗糲的靴底踩在胯股內側，他雙腿被迫打開，那裏的情形再無遮攔，讓蕭峰看得真切。

被遮住的後庭露了出來，那串金鏈連著前面自會陰勒住，一直通入了密閉緊縮之處，那裏略微紅腫頂起，想必還有什麼物事在裏面了。

蕭峰雖然為南院大王，確實不曾見識到如此淫，靡<sup>12</sup>機巧，他蹙眉：「你裏面又被放了什麼？」

慕容喘息，忍耐著羞恥，狼狽答道：「……玉……玉勢……」。

(<http://173.255.216.198/allcp.net/showthread.php?t=4208&highlight=天龍亂>)

在標註有「調教文」的耽美小說中，作者一般會把握尺度，不會呈現過於血腥的場面。但在有些虐文中，受君會遭受非常殘酷血腥的對待。有些酷刑與性刺激相關，有些則是純粹的肉體傷害，比如，耽美早期的經典虐文《束縛》(檸檬火焰 2002)，就以非常細膩的筆觸描寫了受君韓玄飛所遭受的各種身體傷害。韓玄飛是臥底黑道的警察，黑幫首領之一旗弈對他產生了狂熱的愛戀。韓玄飛為了完成臥底任務不得不屈從，他的消極冷淡使得旗弈非常憤怒。旗弈不僅對韓玄飛實施了捆綁和強暴，有一次甚至對他使用了烈性春藥作為懲罰：

12 作者故意在「淫靡」這個敏感詞中插入逗號，以逃避網路審查。



他[韓玄飛]氣不成聲地慘叫著，痛哼著。前面慾火未消，麻癢得發狂的後穴又急需被更粗更大的東西撕磨撞擊。他在地上翻滾著，邊猛烈套弄著前面，邊找著亂七八糟的東西塞入自己的體內，可全沒有一點緩解作用。神昏智喪的他突然發現床欄桿的柱頭是一個粗粗的圓柱，還雕著複雜的花紋。他不顧一切的爬上去，把後庭對準那粗大的柱體，狠命地往下一坐……。「啊……」隨著一聲慘叫，粗大的圓柱體擠破窄小的甬道，直插入他身體的深處。穴口被過大的物體撕裂，血從他體內流出，沾濕了床上的被褥，可他一無感覺。(http://www.lucifer-club.com/novel-75315.html)

韓玄飛一開始是迫於形勢而屈服於旗弈，後來旗弈狂暴的愛卻使他逐漸身不由己沉溺其中。但他最終還是履行了自己作為警員的職責，讓黑道遭到重創。失去兄弟的黑道眾人於是對他施以酷刑：

接著鞭子後，是棍棒。一棍下來，他的腿骨立斷。韓玄飛的悶哼立刻轉為慘哼，臉色煞白地癱在地上。皮鞭和棍棒交錯落下，鮮血如箭一般的射出，翻開的肌肉下是森森的白骨。韓玄飛雙手緊緊摳住身下的地板，全身發顫，痛苦不堪。……打手們拉起韓玄飛因死命摳著地板，已是血肉模糊的雙手，用老虎鉗夾住他左手的小手指，狠命一鉗。一聲脆響，手骨立斷！……(http://www.lucifer-club.com/novel-75315.html)

遭遇酷刑折磨的韓玄飛寧死不屈。他的堅持，乃是源於他自認代表了一種正義的力量：他是警察，而對方是見不得光的黑暗勢力，所以他始終不願靠哀求和暫時的妥協減輕折磨。最終當他的情人要牽過來一條發情的狗強暴他時，他精神崩潰了。耐人尋味的是，當韓玄飛

退役、棋奕也退出黑道之後，兩人又奇迹般地復合了。而支撐他們的安逸生活和韓玄飛的醫療費用的錢，正是棋奕通過黑道組織賺取的。

和《束縛》差不多同時期出現的《考驗》，也是一篇過度渲染暴力的虐文，出自當時以寫高H、SM和亂倫著稱的年輕作者莎樂美(2002)之手。《考驗》的故事背景是1980年代的中越戰爭(大陸稱「對越自衛反擊戰」)。該文通篇都在描寫一個年輕士兵被敵方抓獲性虐逼供的場景：

「不說？」

高紅偉後仰著頭，張著嘴，吐著粗氣，胸脯急促起伏，他現在能做的就是電擊間隙，積蓄力氣和精力，忍受下一下難忍的電擊刺激。

越南鬼子急於從這個被俘的中國軍人口裏得到情報，他們預感到中國軍隊在他們這個方向的防禦區域有大的行動，但他們猜不透具體計劃，無從布防，現在逮住了一個俘虜，對他們來講，這重要性是不言而語的。

這時兩隻手探到高紅偉兩腿之間，殘忍地將兩根鋼針分別紮入高紅偉的兩顆睪丸裏，鋼針連著導線……

第一股電流通過睪丸，他的屁股立即從刑凳上繃了起來，一股更強的電流通過後，高紅偉尖銳地慘叫起來，然後是更強的電流擊穿他的兩顆睪丸之間的人體電阻，高紅偉稚氣的眼睛睜的大大的，頭猛然抬起又落下，俊秀的五官也由於劇烈的痛苦而抽搐變形。……

與《束縛》相比，《考驗》具有更大的冒犯性，不僅對性別意識形態，也是對主流政治觀念。中越戰爭中犧牲或傷殘的戰士，曾一度被主流媒體和文壇當作愛國英雄大肆宣揚和書寫。但在《考驗》中，這樣的英雄卻成為猥褻和性虐的對象。由於莎樂美小說的內容過於敏感，

airiti

她的專欄已經從最初發文的露西弗俱樂部刪除。不過，莎樂美的文字仍然以txt的形式在耽美圈中流傳。她本人雖然已封筆十年，但依舊被奉為耽美圈中的經典作者之一。

對殘忍肉刑的描寫，在大陸當代精英作家的作品中也頗為常見。余華的《活著》(1993)和《兄弟》(2005-2006)冷靜描述了紅衛兵虐殺「走資派」的情景；莫言的《紅高粱》(1986)和《檀香刑》(2001)精細刻畫了令人窒息的活剝皮和尖樁之刑；閻連科的《日光流年》(1998)再現了赤貧的山民如何剝皮賣給燒傷病人以便籌錢改變絕望的命運。這些超出常人忍受程度的暴力場景，並不是為了吸引讀者眼球而虛構的噱頭，而是對真實歷史的映射或隱喻。由於沒有機會徹底反思和清理歷史上的政治暴力，難以言說卻又無法釋懷的痛楚、憤怒和暴戾依然彌散在中國社會的每個角落(Kleinman, et al. 2011: 7)，甚至私人關係中最微妙的部分亦不能倖免。就此而言，耽美小說對血腥場景的青睞，與精英作家對同類場景的描述一樣，都是對同一種歷史境遇的不同回應，儘管「80後」、「90後」耽美作者的成長環境與余華、莫言等「50後」、「60後」精英作家的成長年代已經有了很大不同。二者的主要區別在於，精英作家會反思、影射公共政治，而耽美作者則傾向於處理私密關係中的控制與反控制、暴虐與柔情、衝突和妥協。在耽美虐文中，一方面，被虐者往往不得不承受無法逃避的殘忍虐待；但另一方面，作者又總是會讓他們不斷與殘酷的命運抗爭，最終絕處逢生，獲得愛情、幸福和尊嚴。

耽美小說儘管更側重描寫私密關係，但並不會全然回避現實。比如，大姨媽(2004)創作的知名現實向虐文《向我開炮》，就描寫了一對因參與1989年政治運動而備受磨難、被迫分離的情侶。其中一個因情人人間蒸發而險些發瘋，另一個則在被投入監獄數年之後失去了公民身份，遠走西藏。最後作者選擇讓他們在西藏重逢，一起成為慈善小學的老師。由此可見，耽美虐文雖然具有強烈的幻想色彩，但並非與

現實毫無關聯。憑借耽美這個本身就具有強烈禁忌性的文類，耽美作者表達了她們各種深具悖逆色彩的想像與思考，其中不僅包含性政治議題，也隱含了倫理和政治議題。

亂倫也是經常在耽美小說中出現的敏感題材。父子文更是亂倫故事中禁忌度最高、數量最多的一個類型。另外還有兄弟文、甥舅文、叔侄文等類型。與虐文一樣，亂倫故事並非只是禁忌性色情想像的表達，而是包含了多重主題和訴求。筆者(Xu & Yang 2013: 37-39)曾以莎樂美的高H、高虐、年下、雙性生子父子文《孽子》為例，分析了父子文中情欲與權力的復雜關係。「倫」字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指涉王權秩序、家族秩序和家庭秩序等多重意涵。因此，亂倫首先是秩序和意義的破壞，而不只是非常態的性行為。《孽子》中的父子亂倫情節可說是對父權制家庭中支配—服從關係的重新配置，反映了當下年輕一代日益增長的個體自由與自治的需求。《孽子》中父親模糊的性徵暗示他不再是不容觸犯、不可動搖的父系權威。他的性別歸屬和權威一直處於被審視、被重構的狀態。對父權制根深蒂固的權力觀念的冒犯、褻瀆和挑戰，是亂倫文中最核心的主題。

耽美的NP文大多是一受多攻文，即多個攻君與一個受君長期保持一種穩定的親密關係，並如「聚眾淫亂」一般共享受君的身體。多攻分享一受，看似是對男性向通俗小說中多女共享一男的反轉，但實際上，不僅多個熱情的攻君是讀者所樂意看到的，被多個男子圍攻而陷入狂亂情慾的受君，也是讀者關注、消費的對象。陷入這種情慾關係的受君，與異性戀言情小說中仍然佔據主流的、不得不為一夫一妻的目標而奮鬥終身的女主角們，顯然相去甚遠。這種差距，顯示了女性寫作在討論性政治話題時出現的多種取向。值得一提的是，在耽美文走紅網絡之後，耽美文中的某些特殊設定也開始被通俗言情小說所採納，比如男變女穿越文中格外堅強豁達的女主角、女尊世界裏一妻多夫的NP文。不過這些類型的小說在言情小說中的比重仍然很小，對禁

airiti  
忌話題的觸碰也比耽美文少很多。

### 三、暴力的想像性解決：耽美小說的強姦情節

強姦或非兩願的(non-consensual)性交場景在耽美小說中極為常見。對此，學界已提供了多種解釋。Tan (2010: 142)指出，*yaoi*的女性作者雖然喜歡想像強姦場景，但並不意味著她們在現實生活中喜歡被強姦。強姦之所以能成爲一種幻想，恰恰是因爲幻想強姦的女性對此場景擁有控制權。和Nagaike (2003)一樣，Tan也認爲*yaoi*中的強姦反映了攻對受的狂熱愛戀，攻因爲不知道如何表達這種愛，才對受實施強暴。Pagliassotti (2010: 68)在研究BL漫畫中的性暴力時，區分了兩種類型的強姦。一類是發生在戀人之間的作爲情感障礙(emotional barrier)或儀式性死亡的強姦。這類強姦爲施害者提供了一個向受害者告白的機會。另一類是發生在男主人公和其他次要人物之間的強姦。性侵犯作爲一種情節障礙(plot barrier)爲另一位男主人公提供了解救、呵護被強姦的男主人公的機會。此外，強姦還可以爲異性戀男子提供一個發生同性性關係的契機；讓受害者在情愛關係中佔據上風，因爲強姦者無法控制自己的情慾；讓一個不受歡迎的人物遭遇強姦，從而喚起讀者的同情；通過凸顯受害者在快感中的沉淪，強化作品的情色吸引力；爲女性讀者提供一個享受強姦幻想的借口。Pagliassotti還引用社會學家鈴木和子(Kazuko Suzuki)的觀點，稱BL漫畫通過強調被強姦者的無辜(innocence)，消除了強姦受害者所蒙受的污名，從而有助於減輕有過同樣經歷的BL讀者的內疚和羞恥感。

上述闡釋盡管豐富，但仍有欠缺之處。至少在中國耽美小說中，我們就可以區分出三種類型的強姦模式，而不是Pagliassotti所說的兩種。這三種類型分別是：攻因愛而強姦受；攻強姦受之後產生了愛；攻或受遭到強姦，但強姦者不是他的配對，強姦行爲也沒有導致兩情

相悅。無論情慾出現在強姦發生之前還是發生之後，故事的核心問題都不是強姦如何引發、證實了情慾，而是被強姦的一方如何應對強姦所帶來的羞辱、貶低和人身控制。尤其是第三種類型，會注重描繪受害者如何通過各種努力擺脫屈辱，達成自己的生活目標，獲得愛、尊重和較高的社會身份。也就是說，真正吸引讀者的，並不僅僅是強姦場景本身，而是男主人公應對強姦的方式。耽美並沒有像某些研究者所聲稱的「通過對背景、人物外貌、服飾等的高度美化，將強暴者、被強暴者、強暴本身審美化，回避強暴的權力、暴力性質」(王向賢 2011: 301)。恰恰相反，耽美要處理的就是性愛中的控制欲與自主權的問題。

以「香艷」著稱的一受兩攻文《劣雲頭》(舊弦 2011)是一個攻因愛而強姦受的故事。受君阮雪臣是一個受過正統儒家教養的讀書人，得中探花後任禮部侍郎，對自己不符合儒教倫理的同性慾念深感羞愧。戀慕阮雪臣的王爺蕭圖只好步步為營，半強迫半誘拐地使阮雪臣就範。故事在描寫阮雪臣步步失守時，花費了大段篇幅摹寫阮雪臣沉溺在情慾中的男性姿態。如以下這個片段：

蕭圖又摸到阮雪臣的性器，在兩人小腹間夾著，顫巍巍地翹了起來，恍然大悟狀：「哦……原來是前面流的。唔，大人好淫蕩啊，我碰都沒碰，它就這麼一副不知羞恥的模樣……還是，你自己偷偷碰了？」

阮雪臣哭著微弱地搖頭，也不知道是否認哪一句。

「嗯？……阮大人快說，是你偷偷地摸了自己，還是你天生就是這麼浪？」蕭圖將他放倒在席上，兩腿攔在自己臂彎中，十分好心地為他套弄起來，「你的這裏，怎麼豎成這樣，一副隨時都要丟的樣子……被我幹，就這麼舒服麼？」(<http://www.jjwxc.net/onebook.php?novelid=1215282>)

從表面上看，這一類型的耽美故事非常類似通俗浪漫故事中強悍的男主角對女主角的強制之愛。在這種故事裏，女主角「天性純潔」，對於性愛總是懷有一種抗拒心理。男主角只有採取狂野、熱烈而富於侵犯性的行動，才能使女主角享受到性愛的甘美。這種情節的出現乃是因為社會對於女性慾望的壓制。女性必須純潔如白紙，不能主動表達欲求。如Radway(1991: 76)所言，通過強暴情節，女性性慾被「許可納入了浪漫幻想中」，「但最終對女性性慾負責的個體並不是女性本人，而是男性」。男性侵犯者不僅有責任帶來強烈的性刺激，還必須擔負起絕大部分性的罪惡感。

讀者在欣賞一個受制於性暴力的受君時，也許難以完全避免代入受害者的角色，陷入對熱烈狂暴性愛的想像，但他們也可以想像自己成為施暴者，折辱或享用這一誘人的美男子的身軀。也就是說，在閱讀耽美時，女性可以幻想性地攫取「在現實男權社會中難以獲得的強暴者身份」(王向賢 2011: 301)。當被強迫的一方並非弱受，而是男人味十足的角色時候，這種快感也就更加強烈。比如，尼羅的《義父》和藍淋的《錯覺》(2009)中的受君都是黑道大佬，他們初次被攻君攻陷都有半強迫半誘騙的性質。早早的《千重門》(2002)和偷偷寫文的《將軍令》(2008)中的受君則都是名震一方的大將軍，最初因迫於皇權壓力不得不屈從於皇帝。

男性的身體，尤其是具有強健體魄和強大權勢的男性，似乎總與主導權和控制力相聯繫，會對女性生成一種強烈的壓迫感。當這種強勢男性不得不在另一男子，尤其是年齡比他小、或地位比他低的男子身下婉轉承歡時，會特別投合一部分女性讀者的閱讀趣味。在著名耽美網絡論壇「耽美閑情」，就曾有讀者匿名(2013)發貼說：

我有罪，我看到那種高高在上威風凜凜眾人影從的人物就想看到他身邊忠犬或者對方大將推倒強姦的場景……沒錯必須是強

姦，身體完全被打開被侵占被強硬地使用……要手頭真有權，一幫人唯命是從的最妙，哪怕其實內心惡毒或者陰險或者為了利益不要臉也行。<sup>13</sup>

主貼後面又有150多個跟貼，附和這種意見並求文。

耽美強姦故事的第二種類型，是攻強姦受之後產生了愛。前文提到的風弄的《血夜》、亦域的《黃粱》(2004-2006)、寒衣的《但為君故》(2005)都屬於這種類型。這種故事裏的強姦與愛無關，只是赤裸裸地展示了攻利用武力和權勢對受的拘禁和凌辱。比如，《血夜》裏的封旗最初囚禁夜尋是為了獲得一個珍品性奴；《黃粱》中的南刻、南制兄弟將盧若銘視為禁癮；《但為君故》中的王爺沈步吟將捕快楚君笑當作奸細一樣囚禁、報復。這些故事中的受君被有權勢的攻君強姦和囚禁之後，並沒有立即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發作愛上攻君，而是非常憤怒和不甘，想盡辦法逃離。他們逃走之後會發展自己的勢力，毫不猶豫地與攻君對抗。受君堅強不屈的人格力量，以及對於平等態度的堅持要求，是促使攻君對受君的控制欲與情慾轉化為愛情與尊重的契機。並且在這種故事的結局部分，攻總會或多或少地因為之前的暴行而受到懲罰。有時候這種懲罰被一筆帶過，有時候攻則需要以失去權勢或者是遭受和受當初同等的暴力傷害作為代價。

這類強姦故事，比第一類強姦故事更直白地表明了女性作者和讀者在強姦問題上的立場：強姦被視為一種制度性的暴力傷害，受之所以會被強姦是因為他位於權力等級的低端，而不是因為他先天弱小。構成這種權力等級的法則迫使受不得不承受這種暴力，直到他能夠伺

13 晉江論壇網友交流區「耽美閒情」。http://bbs.jjwxc.net/showmsg.php?board=3&keyword=%BE%CD%CF%EB%BF%B4%B5BD%CB%FB%B1%BB%C9%ED%B1%DF%D6%D2%C8%AE%BB%F2%D5%DF%B6%D4%B7%BD%B4%F3%BD%AB&id=653750  
(上網日期：2015.6.30)



airiti

機逃脫並積蓄力量取得一個有利的社會位置，最終贏得對方的尊重和  
平等對待。處於低等階層的受和處於較高階層的攻的身份差異，類似  
於女性和男性之間的性別等級秩序。這種性別秩序對女性的強制性力  
量，就如同受君們所遭遇的囚禁和強姦，以及被制度性的暴力剝奪自  
由、自尊，淪為第二等級。而受君們的反抗則是對這種制度性暴力的  
象徵性解決。最後的勝利總是屬於受君，他們不但獲得了社會的尊  
重，而且使攻君自願與他們分享權力，甚至服從於他們。

在第三類耽美強姦故事裏，遭受強姦的主角最後擺脫屈辱，達成  
自己的生活目標。這一類型是對第二類強姦故事的性政治立場的深  
化。比如，滿座衣冠勝雪的《千山看斜陽》(2006)，主人公寧覺非本來  
是特種部隊司令官，卻陰錯陽差地穿越到古代一個將死的戲子的身體  
裏。由於戲子得罪了權貴，作為報復，權貴一再指使人輪姦、凌虐  
他，幾乎使他不成成人形。但是寧覺非有著強大的意志力，他設法逃脫  
了凌虐，最後成為名震一時的大將軍，不僅洗去了男妓的污名，還贏  
得了受君國師雲深的愛。而尼羅《義父》裏的陸雪征，也曾經被對手李  
繼安強姦，他的反應是伺機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並在格鬥中徹  
底制服對方。除了以上幾種類型，耽美故事中還有一些受反過來強姦  
攻的文，但這些故事數量很少，暴力因素也相對較弱。

綜上所述，強姦之所以成為耽美故事中的普遍元素，首先是因為  
它所承載的暴力成分，有打破性禁忌、提供更為濃烈的情慾想像的功  
能。同時，耽美還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使女性讀者能夠對處在慾望  
中的男性之軀投注想像和欲求。這種欲求，甚至帶有一種褻瀆的快  
感，因為男性的身體，對女性而言，曾經是需要仰望和膜拜的禁區。  
再次，耽美強姦故事提供了想像性的解決制度性暴力的方法。在這些  
故事裏，強姦不再是壓倒性的毀滅力量，一種無法洗刷的屈辱，或是  
即便付出個人幸福乃至生命的代價也無法挽回的過失。強姦變成了一  
種可以憑借自己的人格、自尊和努力來加以克服和解決的事件。這種

故事提供了一種可能，使性暴力的受害者或潛在的受害者能夠跳出傳統的女性角色，以一個人而非女人的角度直視性暴力，並有力量對抗性暴力的傷害和污名。由於在當下大陸的社會語境中，針對女性的暴力仍然無處不在，並且很難獲得公開討論，包含了想像性解決方案的耽美故事也就比媒體對於女性生存狀況含糊其辭的公開報道，更貼近女性的真實需求。

#### 四、結語

由於擺脫了異性戀體制中男主女從的固定程序，耽美能以一種更為自由的態度來探討親密關係中的角色扮演、權力分配和快感生成等議題，並且往往能夠突破異性戀親密關係的禁區，探索更多的禁忌性話題。從這一角度看，耽美極其符合激進女權主義者對於性解放的呼喚：「我們要求更大更寬廣的情慾空間，超越一夫一妻的父權制婚姻，超越單一的性伴侶，超越異性戀，超越單一僵化的性模式，性解放要從壓抑的、單一的、僵化的一切框架中滿溢出來，漫過規範的疆界」（何春蕤 1997：40）。

作為女性情慾解放的產物，耽美與男性向的A片形成了有趣的映照。林芳玫(2006：256)在其對A片的研究中指出，在以男性觀眾為主導的A片世界裏，「最極端、最具屈辱性質的行為仍是女性專屬」，「我們不會看到男人被強暴、不會看到父子或兄弟亂倫，也不會看到男人與動物的性交，這些都是最深刻地挑戰異性戀父權霸權」。但以男性為對象的強姦、亂倫和人獸交，全部都可以在耽美中找到。然而耽美並不是A片的簡單反轉。首先，耽美的讀／作者雖然大多是女性，但耽美故事中的性暴力都是發生在男性之間，施害者與受害者均為男性。無論是在幻想世界還是現實世界，女性都很難直接對男性施暴，除非借助其他男性的力量。其次，由於針對女性的暴力在現實中極為普

遍，部分女性在進行性幻想時，會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心態來約束自己，試圖為幻想劃定一個大致的邊界。不過，這種劃界行為所依據的並不是某個權威機構或人物所頒佈的律令，而是普通社群成員通過辯論逐漸形成的共識。

男男戀的基本設定，對情慾問題的開放性討論，以及不同於「和諧」、「穩定」的官方意識形態的性政治立場，使得耽美在歷次網絡「掃黃打非」<sup>14</sup>運動中，都成為清查的目標。從2007年開始，許多凝聚耽美愛好者的小眾網站陸續被查封關閉(Liu 2009)。2011年，鄭州警方跨省追捕「耽美(BL)小說網」的簽約作者(沈春梅、李穎穎 2011)，更是讓耽美作者和讀者一度陷入風聲鶴唳的驚恐之中。而2014年的「淨網」行動，則致使耽美寫作面臨又一輪的清洗，晉江的許多耽美作者被迫刪除敏感內容或徹底鎖閉、刪除文章。而晉江之外的其他非商業化耽美寫作網站，則紛紛關閉注冊或暫時關閉。

但是，即便面臨著巨大的社會和精神壓力，依然有許多作者和讀者不願意放棄耽美，並且採取各種措施防範政府審查。比如，嚴格限制網站注冊，控制社群人數；隱藏敏感內容，只有少數資深會員才擁有這部分內容的瀏覽權限；隨時備份，風聲緊的時候刪除網頁，等待風頭過去再重新恢復數據等等。2014年的淨網活動開始之後，一些耽美作者開始轉行寫異性戀言情小說，或暫時放棄寫作。另一些作者則表示不會放棄耽美，只要還有讀者，還有寫文的地方，就會一直寫下去，哪怕真的面臨被抓捕的危險。部分已經淡出江湖的老作者，甚至考慮在淨網期間重新開始寫作，以此作為對耽美的聲援。<sup>15</sup>

耽美為女性讀者提供了一種更符合女性欲求的性幻想模式(張茵

14 「掃黃打非」是一個縮略詞，「掃黃」指清理色情書刊、音像製品及色情服務；「打非」是指打擊非法出版物，包括含有昇見內容的地下出版物和盜版書籍。「掃黃打非」由「掃黃辦」(掃黃打非工作小組辦公室)來執行，該機構成立於1989年8月。

15 出於多種考量，我們不便公開這些作者的ID和發佈言論的網路連結。

惠 2007：132-135)。這種幻想模式並非只是一種與傳統情色小說、女性言情小說和精英女性寫作截然不同的情慾出口，圍繞這種幻想模式所展開的圍剿與堅持、剪滅與再生，有著超出幻想領域的現實意義和價值。

## 參考書目

### 中文書目

- 大姨媽。2004。《向我開炮》。露西弗俱樂部。http://www.lucifer-club.com/novel-49794.html(上網日期：2014.1.20)
- 王向賢。2001。〈詭女初長：關於少女流行文化「耽美」的思考〉。《「權利與多元」中國「性」研究第5輯》，黃盈盈、潘綏銘編，頁283-304。高雄：萬有。
- 左旋右旋一陣亂旋。2008。《煙籠寒水》。腐書庫。http://www.fubooks.com/wanjie/2008-11-24/4239.html(上網日期：2014.1.20)
- 尼羅。2010。《義父》。晉江文學城。http://www.jjwxc.net/onebook.php?novelid=650523(上網日期：2014.1.20)
- 早早。2002。《千重門》。露西弗俱樂部。http://www.lucifer-club.com/novel-8094.html(上網日期：2014.1.20)
- 亦域。2004-2006。《黃粱》。晉江文學城。http://www.jjwxc.net/onebook.php?novelid=10568(上網日期：2014.1.20)
- 阮瑤娜。2008。《「同人女」群體的倫理困境研究》。浙江大學人文學院碩士論文。
- 李銀河。2002。《同性戀亞文化》。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
- 宋佳、王名揚。2011。〈網絡上耽美亞文化盛行的心理學思考〉。《黑河學刊》8：22-24。
- 何春蕤。1997。〈豪爽：女人——女性主義與性解放〉。《呼喚台灣新女性：「豪爽女人」誰不爽？》，何春蕤編，頁33-41。台北：元尊文化。
- 何春蕤。2008。〈色情與女／性能動主體〉。《色情無價：認真看待色情》，甯應斌、何春蕤編，頁223-262。中歷：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 余華。2005-2006。《兄弟》(上、下)。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
- 余華。1993。《活著》。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
- 沈春梅、李穎穎。(2011.3.21)。〈鄭州查封BL耽美小說網站 簽約作者多是20歲腐女(圖)〉。東方今報。http://www.danlan.org/dispArticle\_33943.htm(上網日期：2014.7.7)
- 邱心如。1984。《筆生花》(全三冊)。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 我該怎麼面對你。2011。〈母上！你隱藏的太深了！腐這個東西沒有年齡界限〉。http://

bbs.jjwxc.net/showmsg.php?board=3&keyword=%C4%EA%C1%E4&id=597010 (上網日期：2014.1.20)

林芳玫。2006。《色情研究》。台北：商務。

河粉炒靈芝。2012。《穿越重生之男男生子科》。晉江文學城。http://www.jjwxc.net/onebook.php?novelid=1458041 (上網日期：2014.1.20)

風弄。2001。《血夜》。露西弗俱樂部。http://www.lucifer-club.com/novel-72015.html (上網日期：2014.1.20)

洪健瑛。2011。《薔薇花瓣中的情欲樂園：試論BL小說中隱匿的女／性》。南華大學傳播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施曄。2008。《中國古代文學中的同性戀書寫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袖子。2011。《天龍亂》。長佩文學論壇。http://173.255.216.198/allcp.net/showthread.php?t=4208&highlight=天龍亂 (上網日期：2014.1.20)

匿名。2013。〈樹洞，我有罪，我看到那種高高在上威風凜凜眾人影從的人物就想看到他被身邊忠犬或者對方大將推倒強姦的場景……〉。http://bbs.jjwxc.net/showmsg.php?board=3&keyword=%BE%CD%CF%EB%BF%B4%B5%BD%CB%FB%B1%BB%C9%ED%B1%DF%D6%D2%C8%AE%BB%F2%D5%DF%B6%D4%B7%BD%B4%F3%BD%AB&id=653750 (上網日期：2014.1.20)

徐豔蕊。2008。《當代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二十年》。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莫言。1986。〈紅高粱〉。《人民文學》3：4-36。

莫言。2001。《檀香刑》。北京：作家出版社。

陳端生。1982。《再生緣》(全三冊)。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莎樂美。2002。《考驗》。露西弗俱樂部。

康正果。1998。《重審風月鑒：性與中國古典文學》。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

張冰。2012。〈論「耽美」小說的幾個主題〉。《文學評論》5：171-179。

張茵惠。2007。《薔薇纏繞十字架：BL閱聽人文化研究》。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偷偷寫文。2008。《將軍令》。晉江文學城。http://www.jjwxc.net/onebook.php?novelid=358744 (上網日期：2014.1.20)

紹興十一。2012-2013。《位面大法官》。晉江文學城。http://www.jjwxc.net/onebook.php?novelid=1644410 (上網日期：2014.1.20)

寒衣。2005。《但為君故》。晉江文學城。http://www.jjwxc.net/oneauthor.php?authorid=28253 (上網日期：2014.1.20)

黃鵬麗。2011。〈尋樂，尋愛，還是尋求平等：中國的耽美小說及其「粉絲」〉。《「權利與多元」中國「性」研究第6輯》，黃盈盈、潘綏銘編，頁193-220。高雄：萬有。

- airiti
- 楊若慈。2012。《性別權力與情欲展演：台灣本土言情小說研究(1990-2011)》。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 鄭丹丹、吳迪。2009。〈耽美現象背後的女性訴求：對耽美作品及同人女的考察〉。《浙江學刊》6：214-219。
- 鄭雪梅。2010。〈大眾傳媒文化之網絡文化現象解析：網絡耽美文學流行現象中的社會心態〉。《文學界》7：203-204。
- 滿座衣冠勝雪。2006。《千山看斜陽》。SA工作室。
- 藍淋。2009。《錯覺》。鮮網。<http://223.27.37.79/GB/literature/plugin/indextext.asp?free=100023384>  
(上網日期：2014.1.20)
- 舊弦。2011。《劣雲頭》。晉江文學城。<http://www.jjwxc.net/onebook.php?novelid=1215282>  
(上網日期：2014.1.20)
- 檸檬火焰。2002。《束縛》。露西弗俱樂部。<http://www.lucifer-club.com/novel-75315.html>  
(瀏覽日期：2014.1.20)
- 蘇威。2009。《耽美文化在我國大陸流行的原因及其網絡傳播研究》。上海外國語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碩士論文。
- 閻連科。1998。《日光流年》。廣州：花城出版社。
- 馬克麥(Keith McMahan)。2001。《吝嗇鬼、潑婦、一夫多妻者：十八世紀中國小說中的性與男女關係》。王維東、楊彩霞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 Kipnis, L. 2008。〈如何觀看色情〉。鄭互良譯。《色情無價：認真看待色情》，甯應斌、何春蕤編，頁35-75。中壢：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 西文書目
- Crooks, R., & Baur, K. 2011. *Our sexuality*. 11th edition. Belmont, CA: Wadsworth .
- Kleinman, A., et al. 2011. Deep China: The moral life of the person. *What anthropology and psychiatry tell us about China toda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iu, T. 2009. Conflicting discourses on boys' love and subcultural tactics i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Intersections: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20, available at: <http://intersections.anu.edu.au/issue20/liu.htm>.
- McLelland, M. 2006. Why are Japanese girls' comics full of boys bonking? *Refractory: A Journal of Entertainment Media*, 10, available at: <http://www.refractory.unimelb.edu.au/journalissues/vol10/maclelland.html>.
- Nagaike, K. 2003. Perverse sexualities, perversive desires: Representations of female fantasies and yaoi manga as pornography directed at women. *U.S.-Japan Women's Journal*, 25, 76-103.
- Pagliassotti, D. 2010. Better than romance? Japanese BL manga and the subgenre of male/male romantic fiction. In A. Levi, M. McHarry & D. Pagliassotti (Eds), *Boys' love manga: Essays on the sexual ambiguity and cross-cultural fandom of the genre* (pp. 59-83). Jefferson, NC:

McFarland.

- Radway, J. A. 1991. *Reading the romance: Women, patriarchy, and popular literature*.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Stanley, M. 2010. 101 uses for boys: Communing with the reader in yaoi and slash. In A. Levi, M. McHarry & D. Pagliassotti (Eds), *Boys' love manga: Essays on the sexual ambiguity and cross-cultural fandom of the genre* (pp. 99-109). Jefferson, NC: McFarland.
- Suzuki, K. 1998. Pornography or therapy? Japanese girls creating the yaoi phenomenon. In S. A. Inness (Ed.), *Millennium girls: Today's girls around the world* (pp. 243-267).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Tan, B. K. 2010. Rewriting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English-language yaoi fanfiction. In A. Levi, M. McHarry, & D. Pagliassotti (Eds), *Boys' love manga: Essays on the sexual ambiguity and cross-cultural fandom of the genre* (pp. 126-156). Jefferson, NC: McFarland.
- Xu, Y., & Yang, L. 2013. Forbidden love: Incest, generational conflict, and the erotics of power in Chinese BL fiction. *Journal of Graphic Novels and Comics*, 4(1), 30-43.